

懷念李約瑟教授(上)

——科學、宗教、歷史、哲學、藝術的搭橋者

李約瑟是第一個對中國科技史系統且全面進行研究的西方人。他最先把中國科技拿來與其他國家比較，看它的優點及短處，以及和其他世界交流的情況。窮其畢生之力完成的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巨著，已經從一個文明超越到另外一個文明，是二十世紀歷史研究的經典，更是能對未來指引方向的罕見奇書。

李信明

回顧一生，我覺得自己的事業很大程度受益於桑德森（F. W. Sanderson）這位昂德爾公學校（Oundle School）校長和他對我的忠告——「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」和「要找到能激勵自己去執著追求的東西」。

——李約瑟，1990年9月

關於中國和中國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紀科學、技術和醫學史上的作用，在過去三十年間，經歷過一場名副其實的新知識和新理解的爆炸。對中國人來說，這確實應該是一個理所當然值得自豪的巨大泉源，因為中國人在研究大自然並用以造福人類方面，很早就躋身於世界先進之林了。

——李約瑟，1990年
寫的東西不算少，好壞自己

亦不明，但有虔誠一點心，願為世界開太平。

——李約瑟，自詠詩

我不認為現代科學一定要走它既定的路線，但這個自十七世紀以還所發展出來的模式，似乎要照傳統路線繼續走一個時期，看不出會發生任何基本性的變革。我倒想到一點，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可能會帶來極大的影響，尤其是在非常奇特的基本粒子方面，沒有人了解到這一點。十七世紀以來的傳統科學方法，可能不足以處斷基本粒子的問題。在不久前，我們已經見到兩個中國人，因為對宇稱守恆律的研究而得了諾貝爾獎，我倒不否定，他們在開始時或者得自某些中國思想的成分。——李約瑟，1969年

對李約瑟的認識

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，我就讀於新加坡的南洋大學，由於喜歡中國古代數學史——主要是受李儼的書影響，我想找與這方面相關的材料。由於南洋大學當時創立才七年的時間，圖書館的藏書並不豐富，很多想看的書籍都不容易找到。

很自然地我就到歷史較久，於殖民時代就已成立的馬來亞大學圖書館去找。每個周末離開美麗的「雲南園」回到市區，我會中途在馬來亞大學站下車，然後進入圖書館裡找書。

有一天我發現那裡有一本還沒有人借閱過的新書《中國科學